

陌生人

楊美紅

1

一九八四年，我出生。

據說，那天雷聲轟隆，閃電擊中我家屋頂，白光在窗台乍現。家裡屋頂破了一個洞，雨水滴滴答答從天而下，淋濕了我母親，但她不以為意，那清涼的雨水宛如甘霖，消彌產後灼熱的痛楚。

我父親在這極具破壞性的夜裡，迎接我的誕生。對於一個新生命的誕生，他並不顯得興奮，反倒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等待後，隨著我嘹亮的啼哭，他感到內心的失落像黑洞般，慢慢的擴大著。這樣的失落，可能是成為一名父親所帶來的沈重壓力。但也可能僅僅因為他不善於等待的緣故，又或是他一直以為會有個兒子。

我外婆告訴我，父親為我取名「光雨」。除了認為這名字很浪漫，很女性化外，他也認為那道白光別有寓意，就像以前偉人出生前，必有星辰隕落，化為閃電白光進入凡間一般，總有值得附會遐想之處。

一九八四年，人們說，那是最好的年代。房地產飛漲前夕，股票市場擺脫數十年低迷，指數逐漸往上飆漲，許多人一夕致富，大家對未來信心滿滿。那是充滿數字與希望的年代。

兩年後，我妹妹呱呱落地。那日風和日麗，既無颶風也無下雨，日光閃耀奪目，輪到我媽為嬰孩命名。她將小孩取名「光晴」，只因為窗外日頭炫目，當她產後醒來望著嬰兒時，有種活在光影幻境的錯覺，所有的東西都鑲上一層金邊，彷彿還在夢裡。

我們姊妹是由我外公外婆扶養長大，在我外公失蹤後，則由我外婆獨力撫養，直到她過世。

在他們照顧的歲月裡，我們姊妹倆始終沒有離開漁村。

我們所住的房子由我外公陳和留下，一棟位於海邊防風林與馬路中央的小屋，這是他親手搭建的兩層樓建築，在層層磚瓦與鐵皮搭建的住所裡，我們經常可以聽見風穿越樹林傳來沙沙聲。

外公陳和來自山的那一頭。那裡地震颶風特別多，他搭建的小土角厝，耐震耐強風，在這沿海地帶因從未遭遇地震海嘯，得以奇蹟似的存在著，即便強颶肆虐，我們依然能緊拉窗戶，將門用木板釘牢，在滔天大浪裡傾聽強風如鬼魅哭喊。

那總讓我們感覺到自身的存在。猶如汪洋大海裡抵抗暴雨的船隻，孤立無援，大自然從未手下留情，我們死守著搖搖欲墜的小屋，像海上最後的水手，在

滅頂前，有著無邊天地裡的蒼涼徬徨。

但那鬼哭神號無法減損鬥志。我們知道風與海，在陸上的拉扯像是一對怨偶，彼此知悉卻又互相抵抗，愛恨糾纏亦已痴狂到最底，最深。

即使暴烈相待，也有一切歸於沈寂的時刻。

我們是歷盡傷害的倖存者，總是過於小心翼翼，以自我保護偽裝一切安然無恙。即使風雨不強，也習慣如臨大敵，將所有臉盤水桶在定點擺著，在門窗釘下木板。然後，開始黑夜裡漫長的等待與禱告。

「神啊，願你賜福予我，聖母瑪麗亞，願您降下恩典，饒恕我們的罪！」外婆總習慣跪在地上，將雙手握緊念珠放在床上，虔誠祈禱。

房子猶如受到庇護與垂憐，在搖晃中度過一次又一次的強颶豪雨。

風雨過後，如果從屋裡推開窗戶往外望，便能看見成片木麻黃。木麻黃的味道被大海苦鹹的氣味掩蓋，帶著蕭瑟的氣息。往前延伸的黃色沙灘上散落著螺旋狀貝殼，裡面沒有寄居蟹。推開二樓窗戶，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樹林，以及縫細裡的陽光和海洋。

面對大海，陳和感觸良多。

年少時，他嚮往廣闊無邊的海，那是男孩最初的冒險，在惡劣氣候裡和海浪搏鬥，在瞬息萬變的水流裡掌舵前進，是一種征服自然的豪情讓人渴望在大海中發現自己。

但這樣的嚮往卻差點讓他死在瘋狗浪突如其來的逆襲下。

那年他只有十五歲，被突然捲起的風浪拖入深邃的海底，他緊閉呼吸，卻知道腥鹹的海水已經從口鼻灌入，即使張開酸澀的眼睛，仍忍不住顫抖抽慄，像在另一個幽冥陰森的世界，天旋地轉，浮沈漂流。

那短短的幾分鐘，如他，幾乎是過了一輩子。他確信自己將死在昏暗海底，垂死掙扎之際，他希望能抓住些什麼，什麼都好，礁岩、魚、海草、樹枝……什麼都可以，但他揮舞四肢只摸到海與空氣，即使不斷奮力往上，仍感到浪湧如巨人之手，將他壓入最底最低之處。

慌亂中，他喝了好幾口水，海水腥鹹張狂，嗆得人眼冒金星，在激烈的掙扎後，便是全然的死寂。他無法對抗那無邊無際的大海，如魚群陷入漁網裡無法動彈。

聽人說，死前將有往事歷歷在目，所有過去的生命片段將如電影般快速放帶重演，但他什麼也看不見。只剩黑暗。

突然，一雙強壯的臂膀從背後伸出，將他拖出死神的懷抱。生死一瞬，就差一點點，他幸運被人救起。

劫後餘生，讓他體認到自己是一截無能反抗只能掙扎著浮上水面的枯木，從此便由虛無飄渺的幻想裡醒來。終日在想望與恐懼裡，眺望海洋深處。

我外公陳和在這野島一角，戰戰兢兢蓋了他生平第一棟房子。

人們從馬路上經過，並不常發現這棟灰白色的小屋，遠望猶如海防碉堡。他

們說他曾是軍人，我深信不疑。我外公以為娶了我外婆後便能安穩過一生，沒想到造化弄人，在我外婆懇求下，舉家從東部山林搬遷到西部沿海的漁村。

我外婆一家都是漁夫，而我外公只習於眺望，像所有在陸上行走的人一般。

陳和身世隱密，如孤臣孽子，有不為人知的苦衷，據推測，是當年政治元首的私生子，但無人證實，也無證據可找，一切純屬旁人推敲。他不常說給人聽，早期政治肅殺之氣如烏雲重壓大地，人們懷疑他是情報特工，他不承認也不否認，任揣測與流言在家族與友人間流傳，每隔幾個月便無故消失一段時間，生活低調，個性寡言，行蹤隱密，我外婆說，「看來頗有幾分樣子。」似乎為他丈夫的冷漠所為下了簡潔的註腳。

他們不像其他夫妻如此親暱，長期以來聚少離多，我外公嚴守本分從不吐露在外行蹤，我外婆獨立面對家庭生活，久了，感覺彼此可有可無，不用過份追究所有應該追究的事。但感情的事誰也說不準，沒人可妄加評斷，除了我外婆。

陳和選擇在海邊住下，他很遺憾這裡沒有依山面海的風光，但他喜歡海邊，海面時而波濤洶湧，時而白浪輕捲，時而像柔軟的絲緞閃耀亮眼光澤。腥鹹的海風沾染一切，如再也脫不下的衣服，黏在臉上與心上，讓他想起哀愁又美麗的青春。

他擁有一雙巧手，很快便在樹林後方搭建多棟房屋，散落在樹林裡，像是秘密基地，人說狡兔三窟，我外婆說他比狡兔厲害十幾倍。

住處隔條馬路則有十幾戶人家，全靠捕魚為生，距離一公里遠的地方，有一間小學校，藏身在木麻黃樹林後，地上鋪滿一層厚厚的枝葉，乾枯細長，踩上去總是窸窣作響，但仍經常被人遺忘，學校如廢棄的堡壘，一旁還有防空洞，我們在那間分校上課，一到六年級只有十二個學生。

我記得他經常幫人修理破損的東西，好比桌椅、碗盤、唱機、玩具、腳踏車、電器用品……等，零碎又必要的物品。他的那雙手，粗糙又細膩，始終停不下來，不到十分鐘，便可以正確看出物件的損壞程度，並盡力修復，快而準確，他喜歡在零件裡東挪西移，在修補殘缺尋找意外的契合。他天生就是修理好手。

他擅長拼湊，醫治所有的不完美。

這項嗜好讓我外婆很煩心。剛開始，我外公總是騎著腳踏車，到附近的垃圾場撿廢棄家具，那些斷了腳、桌身破裂的桌椅，讓他感到著迷，有些桌椅還有龍鳳呈祥、金玉滿堂的雕刻圖案，古色古香，看來就像百年古董，卻在垃圾場中，因風沙與歲月侵襲而失去原有光彩。跟廢物一樣。

「這並不公平！」我外公說。那時經濟突飛猛進，人們浪費成性，所有東西都不再修理，也無零件可修，少了一顆螺絲釘，人們多數選擇報廢，那時回收生意特別興盛，他說：「若人們一生必上醫院看病一兩次，那麼人的一生裡，也必定有那麼一、兩次將物品送入回收場裡報廢。」

陳和從小生活困苦，看不慣可用物件如垃圾荒棄，遂處處收集，人們見他在垃圾廢棄物裡翻找，以為是流浪漢，卻又從未看過如此面容白淨如書生，於是讓他隨意翻找，經常有路旁看熱鬧的少年，自願幫忙。

陳和日日在街上晃蕩，一遇人拆屋重建，或政府強制拆除違建，便在旁守候，怪手敲牆推屋，現場灰飛湮滅，他選擇在旁觀看，所有珍藏品會在過程中，向他展示自身。在成堆的土石瓦礫裡，他像是屹立不搖的歷史見證者，見證一切的毀滅。

他請小卡車司機將這些「寶物」運回家裡，這些曾經被拜託、請求的卡車司機，後來都和他成為好友。我外公將這些破損的桌椅、唱機、風扇，一一研究，將他們修復，雖然不如新品那般閃耀光澤，但件件耐用，他將修復品送給那些和他一樣熱衷中古商品的司機朋友。

漸漸的，通風報信的司機越來越多，每逢他們在路上看人拆屋毀廟，便會約我外公一同到拆遷現場尋寶，他們找的古董越多，我的外婆越煩惱，家裡已經被所有雜物佔據，連睡覺的地方都快沒了。

有日，我外婆的耐心已到了極限，她將所有看不順眼的「古董」全往外搬。包括外公收集的老舊相本、明信片、報章雜誌、一摞摞不知名的文件，還有那些惹得她心煩的破銅爛鐵，全被她掃地出門，丟在一旁空地上。

我外公回到家，看到滿地雜貨，也不心急氣憤，他估計該是為所有收藏品找個長久安置的地方，老是堆在家裡也不是辦法。

陳和用這幾年修理東西存下的錢，買下附近所有的空地。

那些被鹽分長期浸染的土地並不值錢，而大多數沿著海岸線都是國防重地，隱密而少人聞問，但往內陸延伸的魚塭上，還有不少被填平後無人聞問的荒地。其中幾處是墓園，一年到頭都不會有人出沒。

「小雨，人是最可怕最具破壞性的生物。」我外公經常這樣對我說。

因此他買下不會有人經過，也不會有人覬覦的荒地，他寧願守著寸草不生的土地，也不願有人在無意間打擾他。

陳和勘查附近地形後，覺得那是最佳的回收據點。

沿著防風林往南延伸的空地，成了所有雜物的集散地。我外公甚至在哪裡舉辦拍賣會。每逢週末午後，總有慕名而來的二手貨收購商專程光顧，人來人往好不熱鬧，在回收還不是熱門時髦的行業之前，許多人總將翻著垃圾桶的流浪漢和「收破爛的」拾荒者劃上等號，直到我外公出現，扭轉一切。

他們十分看重我外公的才藝，一件一件詢問價格，烈日下的帳棚裡，海風翻捲起舊物的古老氣息，人們走進時空之門，在這裡感到一股莫名的熟悉與心安，就這樣，他們總能翻找幾件跟記憶有關的生活物件。陳和不單販賣物件，還販賣人們對過去的眷戀。

我阿公陳和累積起前所未有的財富，也改變了我外婆對他的觀感。在她眼中，那個古怪而自私的嗜好，成了賺錢工具。

但其實我外公並不看重金錢。他只是喜歡這樣的生活態度。

盡其可能節儉，並從中創造出價值。

我外婆李真不見得能理解，但她對這樣的結果感到非常滿意。他們在夜裡總

是談論將來，我們的將來，以及那些土地、雜貨的未來，他們的事業版圖擴張到讓人始料未及的規模。他們的感情也因目標一致而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。

如果你問我，一個人最大的財富是什麼？

我想我會說，知曉自己的天賦便是最大的財富。我知道多數人會說健康，會說金錢，但這些答案都太平凡太顯而易見，許多人渾渾噩噩過一生，自以為擁有最大的財富，但到後來都懷疑起自己。

有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在人世走一遭是為了什麼？

更不清楚自己的天賦在哪裡。他們不相信自己。

也許他們自認平凡，不配擁有天賦。

當我面對這樣的人時，我經常會想起我外公。過去，他從來沒時間思考天賦在哪裡。他只是上班。上班的時候，唯唯諾諾，畢恭畢敬，只看上不看下，只說是不說不，他說他的軍中生活乏善可陳，全都靠著打官腔、拍馬屁以及好酒量度過人生的黃金歲月。

那時，生活無虞，他卻經常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拿掉頭銜，他什麼也不是，什麼也不能做。

覺得人生苦悶。

無趣，是一把刀，在他心上劃上一道道刻痕，滲出微微血絲，慢慢凌遲他的生命。從某種意義而言，他說，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誰。

經常，他感到生命殘破不堪，像是一扇破掉的窗、搖搖欲墜的房子，毫無重建的可能。看著日光推移，人事起落，他慢慢想活出自己的味道。

儘管生命是殘破的房子，經常遭受命運無預警摧殘，他卻希望知道這棟房子可以整修到何種程度。就像整修他手上的所有物件一樣。

在夏日午後，我喜歡坐在塑膠棚下，看他拿起身旁壞掉的唱機，將針頭拔下，換上另一個。再拿起螺絲起子把風扇拆開，檢查短路的電線，將風扇啟動。他將壞掉的洋娃娃，換了另外一個完好的身體。

那些修復技巧，他熟練操作，偶爾，他會一一拆解，仔細教我看裡頭的結構。

工具箱裡總是塞滿了各種螺絲、鑽頭、五金材料，當他打開工具箱，就像有了聚寶盆，感到生命煥然一新，就像那些被遺棄過又被他拯救回來的二手商品。我喜歡聞到那些味道，上了油的工具，閃著銳利的光，發出奇異的味道。

他埋首於永無休止的修復工作，有些東西總是壞同樣地方。好比燈泡、螺絲、電線接觸不良，他重複相同的動作，像個經驗老道的醫師，卻不感到厭煩。在他專注的凝視裡，宛如看穿宇宙奧秘，仔細斟酌物件彼此的聯繫，繁複的結構讓他廢寢忘食，挑燈夜戰。

我外公陳和說：「我已看透結構背後的原理。」

他認為所有複雜的零組件，背後的原理都近似，只要能掌握最基本的法則，所有的東西都可修理。他的確做到了。

只要能搞得到零組件，幾乎沒有什麼維修能難得倒他。他可以沈靜比對設計圖上的所有構件，找出失落之處。他總是從最中心看起，然後往外擴展，順時針方向檢閱，毫無遺漏。

後來，他覺得這樣還不夠，為了擴展事業版圖，他買下附近可買的土地，並將所有撿回來的戰利品堆在人們所說的「回收場」裡，依照各種可利用材質分類。

我們曾經跟著他到海邊撿漂流木。颱風過後，海邊接近河川出海口處，總會出現各種木頭，大多數是枯木，少數是山老鼠砍伐的珍貴樹種，如檜木、扁柏、肖楠、牛樟等，還來不及運下山就讓河流沖入海。

當我們赤腳行走在沙灘上，外公總是拿把刀在木頭上畫開，依著木頭香氣辨識，又或是低頭看著地上的植物，像要尋找躲在地底的螃蟹，陣陣海風吹的人頭暈腦脹時，他便坐在漂流木上看海。

他說，他能看見別人看不到的東西。包括海底的水鬼、樹林裡的孤魂、遠方的戰火以及轟隆砲聲，所有我們想像中最為可怕之事，他如數家珍，經常讓我們驚嚇過度，在沙灘上奔跑。

那時，我們只顧著躲在漂流木遍布的沙灘上玩捉迷藏，讓他一人對著海洋喃喃自語。

颱風過後，海水總是特別渾濁。夾雜著泥沙沖刷而下的河水，覆蓋著枯木，流進海洋，天氣陰沈，海面碎浪輕拍我們的腳掌。

外公並不特別喜愛漂流木，他並沒有將漂流木雕刻成藝術品的才能。他只負責轉賣，賣給那些也來這裡尋寶的人們。豐厚的利潤遠遠超乎他所預期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遇上了專門收集漂流木的藝術家張芳枝。

張芳枝留著一頭及腰黑髮，柔順光滑的髮絲像一匹緞布，緊纏著我外公的心神，那塊黑布蒙住他的眼、纏著他的喉嚨，我外公感到身陷黑暗之中，內心無限徬徨。

那時候的她是三十歲的女人，遇上年齡比他大一倍的我外公，兩人因那共有的修復天賦，讓他們心有靈犀，聊起話來特別投機。儘管張芳枝臉上的胎記覆蓋了半邊臉，這讓她顯得態度低調、害羞卻又帶著某種神秘感。彷彿被神指定的人。

在那時代，殘疾帶著隱密性，從不輕易現身在我們眼前。

那日，他們在海灘上聊了四小時，張芳枝勾勒的她的藝術夢景，並拜託我外公，幫她收集任何可用的漂流木，她將利用可找到的漂流木搭建藝術之屋。

我外公並不明白，那個午後的促膝長談，改變了他日後的命運。也許就是那時候，他愛上了她。

她稱不上年輕貌美，臉上還有著奇怪的胎記，看來礙眼，但那份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，讓她雙眼散發熱情之火，折射出獨特的魅力。他渴望被她內在輻射出的熱情之火灼燒，讓他的生命留下最後一道無法磨滅的痕跡。

眼前的女人必定讓他想起從前，當我回想起來，我肯定我外公陳和也曾經熱烈且毫無保留的看待自己的生命與未來。

陳和想起那些隱藏在黑暗裡的往事。想起必須將自己隱沒於空無之中，費盡心力成為不起眼的人物，他走進人群裡，不動聲色，接近那些懷有秘密的人，從他們那裡偷取情報。

他想起普羅米修斯給人類盜來火種。他一直覺得她具有普羅米修斯的氣質，之於他，以及他所處的偏僻漁村。

也許她能帶來改變。那時候我外公陳和如此相信。打從內心相信這位看來陌生卻又熟識的女人，內心有股說不出的溫情。

張芳枝也許有幾分姿色，但頂多只能被稱為五官清秀，說不上有清麗脫俗之美。然而她潛藏的熱情與藝術家敏銳的觀察，讓人無法抵抗。

她的言語簡潔卻往往正中要害，單眼皮讓雙眼銳利明豔，帶點寡情之姿，鼻子高挺，看起來很是固執，唯嘴唇豐厚飽滿，稍稍化解孤傲之氣，不過臉上的大塊胎記，遮住了右半邊臉，讓她得以隱身於陰影之中。

不過，當她對人對事擁有熱情時，旁人很難阻攔。她有一種義無反顧的熱情，就像她搭蓋的建築物一樣，風格強烈，獨特不凡。

那時的我，不知道為什麼她看上了我外公。我感覺那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，我外公毫無招架之力。

直到夕陽西沈，我外公才匆匆趕回家裡吃晚飯。

從那之後，我外公感到張芳枝將為他枯寂的生命注入新活水。他不只在附近的海灘收集漂流木，更發動所有司機好友、老主顧以及二手貨同好，幫他注意各地出海口，有無漂流木蹤跡，讓漂流木在當時成了新興收集材料，風靡整個買賣市場。

當時以張芳枝為首的漂流木創作藝術家，還有陳義宏、許明彩、李子香等人，他們原先都是某藝專同學，一起在海邊撿過漂流木進行創作，但後來張芳枝以大型的漂流木搭建出充滿藝術想像的建築，掀起漂流木話題，在藝術圈與建築圈裡，成為風雲人物，引來他人嫉妒，在莫名的一場無名火裡，張芳枝作品化為灰燼，其他人也銷聲匿跡，不知去向。

我外公並不知道這些事。

他認識的張芳枝，儘管遭受不少流言攻擊，卻仍保有年輕藝術家浪漫本色，充滿夢想與才氣，積極為她的未來奔走，他們一起上山下海撿拾漂流木，從東部到西部，從基隆到墾丁，他們成為小香腸族一員，到處竊聽有關漂流木的消息。